四庫全書

子部

石林燕語卷八

宋 葉夢得 撰

宇文紹奕 考異

仁宗留意科舉由是禮闈知舉任人極艱天聖五年春榜王沂公當國欲差知舉官從臣中無可意者因以劉中山筠為言時劉知頴州仁宗即命驛召之是歲廷試王文安公堯臣第一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槩第三

慶歷中劉原父廷試考第一會王伯庸以翰林學士為編排官原父内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髙下定於考試官編排第受成而甲乙之無預與奪伯庸猶力辭仁宗不得已以為第二而以賈直儒為魁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葢時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後法制既備有司無得容心故人亦不復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廟齋郎廷試考第一大臣猶疑有官不應為遂亦降為第二以馮當世為魁

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皆廢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竟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為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為第一

考異此說據范蜀公東齋記事然景德二年乃畢文簡寇萊公為相王魏公參政此云王魏公時為相非也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為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𢾾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為覆試頗惡齊囂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仍在第一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為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為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為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對大恱遂特賜及第

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

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瀆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元豐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為入音蘇言三國志吴有暨豔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時暨自闕下一畫蘇復言字下當從旦此唐避睿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

故事殿試唱名編排官以試卷列御座之西對號以次拆封轉送中書侍郎即與宰相對展進呈以姓名呼之軍頭司立殿陛下以次傳唱大觀三年賈安宅榜林彦振為中書侍郎有甄好古者彦振初以真呼鄭達夫時為同知樞密在旁曰此乃堅音欲以沮林即以堅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彦振意不平有忿語達夫摘以為不恭林坐貶

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

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會夏英公謫知安州二人以文贄見大稱賞之遂聞於時初試禮部劉子儀知舉擢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時諒闇不廷試暨奏名明肅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與曾魯公既為相

高文莊鄭文肅與曽叔祖皆聨名景文王内翰洙張侍讀瓌鄆龍圖稹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稱劉子儀知人

蘇子瞻自在塲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鋭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牓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

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葢自幼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教者亦未必皆讀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率多遺誤嘗有教官出易題云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舉子不免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為釜字本謬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彖亦是

福建本所遺

唐以前凡書籍皆冩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刋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余襄公靖為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刋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刋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

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即用鄭注

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棊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棊勢

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許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碁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祈葢當時事也

蘇子瞻嘗稱陳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妬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啉云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為藍尾葢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

以𣚺為貪婪之意或謂𣚺為熛如鐵入火貴出其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也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今為白髪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本此也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於府廨有欲觀者旋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

衍之元魏時人也

漢太皇太后稱長信宮皇太后稱長樂宮皇后稱長秋宮本朝不爲定制皇后定居坤儀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當推尊則改築宮易以嘉名始遷入百官皆上表稱賀及賀兩宮

國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後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後分供奉官爲東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職皆領於三班院而仍稱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員止三百或不

及天禧後至四千二百有餘益十四倍元豐後至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總一萬二千五百六十視天禧又兩倍有餘以出入籍較之熈寧八年入籍者歲四百八十有餘其死亡退免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右選如此則左選可知矣

元昊叛王師數出不利仁宗頗厭兵呂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懐之意而范文正公韓魏公持不可欲經營服之麗頼公知延州乃密諭頼公令致意於昊時昊用事大

臣野利旺榮適遣牙校李文貴來頼公留之未遣因言敵方驟勝若中國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順禍福歸告乃遣文貴還已而旺榮及其類曹偶四人果皆以書來然猶用敵國禮公以為不遜未敢答以聞朝廷幸其至趣使為答書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頼公復論僭名豈可許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稱則元昊安得不僭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此其國中官號姑以

此復之則無嫌乃徑為答書如是往返踰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賀從勗入貢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頼公覽之謂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猶奉表稱臣若主可獨言父子乎從勗請復歸議朝廷從其策元昊遂卒稱臣

寶元康定間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壓境時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詔各籍其民不問貧富三丁取一為鄉弓手已而元昊寇陜西劉平石元孫等敗没死者以

萬計正兵益少乃盡以鄉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正軍河東河北事宜稍緩但刺其手背號義勇治平間諒祚復謀入寇議者數請為邊備韓魏公當國遂委陝西提刑陳述古准寶元康定故事復籍三丁之一為義勇蓋以陝西視兩河初無義勇故也司馬君實知諫院力陳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謂陝西保捷即兩河義勇不應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訖不從葢魏公主之也

黃河慶歷後初自橫隴稍徙趨德博後又自商胡趨恩

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議開六塔河引注橫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制為河北都轉運使詔遣中官與沆同按視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則齊與博德濱棣五州之民皆為魚矣時賈文元知北京韓康公為中丞皆不主仲昌議而富韓公為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擊韓公然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竄仲昌嶺南議者以為韓公深恨

太宗北伐髙瓊為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州元昊初臣麗頼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從沿邊兵就食内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敵初伏情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為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尤以為必生變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萬人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出再召為三司使
賈文元為崇政殿説書久之仁宗欲以為侍講而難於
驟用乃特置天章閣侍講天章有侍講自此始然後亦
未嘗復除人
考異時以崇政殿説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並兼
天章閣侍講非專為賈設也後髙若訥楊安國王洙
林瑀趙師民曾公亮錢象先盧士宗胡瑗呂公著傅
求常秩陳襄呂惠卿等皆為天章閣侍講云後亦未

嘗復除人非也

元豐初詔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僕射為監修官始成二帝紀具草進呈神宗内出手詔賜禹玉等曰兩朝大典雖為重事以卿等才學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馬矣朕之淺陋何所加損乎其如擬進草緒成之蓋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後史成特詔給舍侍郎以上學士中丞及觀察使以上曲燕於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國朝宰相自崇寧以前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

趙普相開寶六年罷獨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罷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罷獨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趙普罷呂蒙正在位獨相者踰年景德三年寇準罷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獨相者七年天聖七年王曾罷呂夷簡在位明道元年張士遜復相夷簡獨相者三年皇祐三年宋庠文彦博罷龐籍相獨相者三年元祐九年呂大防罷范純仁相七年罷獨相者七年七朝獨相者七人惟趙韓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中公七年為最久云

元豐中蹇周輔自户部侍郎知開封府止除寶文閣待制而李定自户部侍郎知青州除龍圖閣直學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紹聖初彭器資自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學士兩人皆辭行即復以待制為州益成都故事須用雜學士而權尚書真侍郎皆止當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龍圖閣知慶州進天章閣待制即

召為給事中未幾遷吏部尚書辭免未報拜同知樞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過門下省公力辭臺諫亦有以為言不聽遂自同知拜相前輩進用之速未有如此

考異范知慶州除待制召為給事中皆元豐八年云元祐初非也時以安燾知樞范同知而給事中封駮燾勑不下詔不送給事中書讀燾辭免從之除命復送給事中書讀云告自中出特令不過門下省非也

范元祐元年六月同知三年四月相宋琪自外郎一

歲四遷至作相向敏中自外郎同知樞才百餘日云
前輩進用之速未有如范者亦非也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申公章郇公當國時西事
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
樞密院已而以判為太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
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
賈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重事宜共
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為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為平

章軍國事遂入衘或以為用懐貞故事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真宗謁太清宫于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為南京仁宗慶歴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為北京

從官猻座唐制初不見本朝太平興國中始禁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猻毛暖座天禧中始詔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猻毛暖座餘悉禁則太平興國以前雖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按此條已見第三卷惟中數語詳畧互異今並存之

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為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為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為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為請因留而

免劾然自是遂為歲額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又取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為賜也密雲獨用黄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有為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為賜亦不復如向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為銙茶歲賜者不同不可勝紀矣

考異君謨為福建轉運使非知建州也始進小龍團凡二十餅重一斤此云斤為十餅非也

慶歷初呂許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罷仁宗疑其辭疾欲親視之乃使乘馬至殿門坐椅子輿至殿陛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見信然乃許之前無是禮也

考異呂傳云命内侍取几子輿以前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石林燕語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松雲

石林燕語卷九

宋 葉夢得 撰
宇文紹奕 考異

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簡為代乞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鎮固求兼領乃復命之且詔昌朝罷則不置及熙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今中書已議定宗室事則當使舍人院草勑爾學士非所預不敢失職也乃命知制誥蘇子容草勑近世凡朝廷詔命皆學士為之重王命也

熙寧三年九月詔中書五房各置檢正官二員在堂後官之上都檢正一員在五房提點之上皆以士人為之於是以呂微仲為都檢正孫巨源吏房李邦直禮房曽

子宣户房李奉世刑房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歲幣三十萬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為五十萬元昊初遣如定來求和朝廷許以歲幣十萬未稱臣乃使張子奭奉使而肯稱臣子奭遂許以二十萬

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真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為都承旨至今行之

初評受命文潞公為樞密使以舊制不為之禮評訴於
神宗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為之檢不獲乃詔
如閤門使見樞密之禮
仁宗時臺官有彈擊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為
笑歐公以為令臺官舉人須得三丞以上成資通判者
所以難於充選因請畧去資格添置御史裏行但選材
堪此選資淺者入三院資淺者為裏行熙寧初實用此
議也

元祐二年詔職事官並許帶職尚書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論者紛然以為不當王彥林為十不可之說以獻謂尚書二年加直學士若一年而罷與之直學士則過與之待制則與尚書侍郎何異其以罪被謫者常例當落職若落職名則不問過之輕重與職事官為落兩重職若止落職事官則與平遷善罷何異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

槩以一年為待制則等差莫辯待制祖宗之時其選最
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無定員將一年之後待
制滿朝必有車載斗量之謡大要如是劉莘老為中丞
劉器之為司諫皆以為言朝廷不以為然其後莘老作
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彜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為知
制誥繳詞頭時英宗初即位韓魏公當國以為始除大臣
而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

為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為是而不救及後論
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於求罷章中始云錢公輔
一上章止樞密副使恩命於詔令未行之前而責授散
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議於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為
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請比公輔更責遠小處疏入不報
葢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狀貌奇偉初隷拱聖籍中為延州指使范文正
一見知其後必為名將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

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出掌中與尹師魯

尤善師魯與論兵法終不能屈連立戰功驟至涇原經

畧招討副使仁宗聞其名欲召見會寇入平凉詔圖形

以進於是天下始聳然畏慕之神宗初即位有意二邊

一日忽内出御製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勵將士或

云滕元發之辭也

狄武襄以樞密副使出討儂智高換宣徽南院使宣撫

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師還復舊任益不欲以

本官外使也如嘉祐末韓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帶簽書
樞密院知延州故熙寧初王樂道論魏公為用周太祖
故事命逵簽郭威實由是變也魏公亦無以解
考與治平三年郭逵以簽書樞密院事為陜西四路
宣撫使兼判渭州後以宣徽使判延州此云嘉祐末
又云逵帶簽書樞密院事知延州皆非王樂道論韓
魏公用逵事在治平四年此云熙寧初亦非也
賈文元初以晉陵縣主簿為國子監說書孫宣公為判

監始見因會學官各講一經旣退謁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書路隋韋處厚傳使讀文元了不喻已乃見之曰知所以示二傳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講書有師法他日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勉自愛其後宣公辭講筵請老即薦文元自代時官猶未甚顯未幾仁宗卒為創崇政殿說書命之崇政殿說書自文元始云

慶歷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敵密遣人來覘候吏得之偏裨皆請斬

之以徇衆武恭特不問明日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桴鼓示衆下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斬覘者歸密以告敵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敵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為方畧緩急不相援多至於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為然

晏元獻公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為第一為樞府時范文正公始自常調薦為秘閣校勘後為相范公入拜參知政事遂與同列孔道輔徽時亦嘗被薦後元獻再為御史中丞復入為樞府道輔實代其任富韓公其壻也呂申公薦報聘契丹公時在樞府亦從而薦之不以為嫌蘇子容為謚議以比胡廣與陳蕃並為三司謝安引從子元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樞密使謫知隨州孔道輔所論也道輔死

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歎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文潞公為唐質肅所擊罷宰相質肅亦坐貶嶺外至和間稍牽復為江東轉運使會潞公復入相因言唐其疏臣事固多中初貶已重而久未得顯擢願得復召還仁宗不欲止命遷官除河東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為三司使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

孫宏為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髙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貞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龎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葢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為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於秘閣合格而後御試故得人頗艱然所選既精士之濫進者無幾矣

考異文帝十五年策晁錯等非二年也賢良策見于漢書者惟董仲舒三道餘皆一道此云自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不知何所據耶百人皆當云百餘人又仲舒及嚴助傳亦皆云百餘人

蘇子容過省賦歷者天地之大紀為本場魁既登第遂留意歷學元豐中使契丹適會冬至契丹歷先一日趨使者入賀契丹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實契丹歷為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為泛論歷學援據詳

博契丹莫能測無不聳聽即徐曰此亦無足深較但積刻差一刻爾以半夜子論之多一刻即為今日少一刻即為明日此蓋失之多爾契丹不能遽折遂從歸奏神宗大喜即問二歷竟孰是因以實言太史皆坐罰金元祐初遂命子容重脩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學略授冬官正袁惟幾而創為規模者吏部史張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時為侍郎以意語之士廉輒能為故特為精密金人陷京師毀合臺取渾儀去今其法蘇氏子孫

亦不傳云

元昊叛議者爭言用兵伐叛雖韓魏公亦力主其說然官軍連大敗者三初圍延州執劉平石元孫於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敗任福於好水川福死之慶歷元年也又明年寇鎮戎軍敗葛懷敏於定州寨執懷敏喪師皆無慮十餘萬中間唯任福襲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爾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歲月經營困之無速成功故無大勝亦無大敗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聖光獻太后尤謹升遐之夕王禹玉為相入慰執手號慟因引至斂所發視御容左右皆感絕將斂復召侍臣覲入梓宮物親舉一玉椀及玉琖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慟幾欲仆禹玉為輓辭云誰知老臣淚曾及見珠襦又云朱琖湘水急玉椀漢陵深皆紀實也

慶歷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吕申公章郇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

樞密院已而以判爲太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案此條已見第八卷内此條複出

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其後爲執政自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遷皆在熙寧中此前輩所未有也蘇子容挽辭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歷末晏公守宛邱文正赴南陽

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具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别以詩叙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黄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伏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牓皆有人登科熈寜初葉尚書祖洽牓聞喜䜩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牓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吕申公坐貶饒州梅聖

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凶益為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畧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豈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鷙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為隘

太宗時陳文忠公廷試第一曾會第二皆除光祿寺丞直史館會繼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前無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資諒闇榜亦為進士第一乃連三任職官十年而後始改太子中允益器資未嘗求於當路代還多自赴吏部銓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贄歐陽文忠卒不見録故在嘉祐初治平間雖為從官但多歷監司帥守熙寧初

荆公當國獨知之始薦以為知制誥神宗猶未以為然
會廣西儂智高後復傳溪峒有謦選可以經畧者乃自
南京遷知廣州既至邊事乃誤傳其謝上表云横水明
光之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唱為危事益用澤潞
李文饒及丙吉傳中事神宗覽之大稱善後遂自荆南
召為翰林學士
元祐初魏王喪在殯秋燕太常議天子絶朞不妨燕蘇
子瞻為翰林學士當撰致語上䟽援茍盈未葬平公飲

酒樂膳宰屠蒯以為非周穆后既葬除喪景王以賔燕叔向議之以為若絶朞可以燕樂則平公景王何以見非余謂天子絶朞謂不為服也不為服則不廢樂太常之議是矣以為情有所不忍則特輟樂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當更論絶朞為言如富鄭公母在殯而仁宗特罷春燕叔父豈不重於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考異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

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按此下疑有脫文仁宗以宰臣張知白之喪特罷社燕比例尤的子瞻所奏正引仁宗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燕事

且云魏王之親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此乃云子瞻不知出此何耶

治平間歐陽永叔罷叅知政事知亳州除觀文殿學士相繼趙叔平罷知滁州亦除具後非執政而除者王韶以邊功王樂道以宫僚皆特恩也

考異歐陽永叔罷政在治平四年前此如丁度韓琦高若訥富弼孫沔田況張觀程戡孫抃胡宿皆以前執政或初罷政除觀文殿學士此止舉歐趙二人何

耶

故事館職皆試詩賦各一篇熙寧元年召試王介安壽陳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試策論各一道於是始試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論問古用民歲不過三日策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途况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

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陳暘叔乃詔暘叔班潞公下潞公辭曰國朝未有樞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嘗先王曾張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亂官制力辭久之不聽乃班暘叔上已而閤門言舊制宰相壓親王親王壓使相今彥博先升之則遇大朝會親王並入亦當帶壓親王潞公復辭始許班暘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論事皆先申中書得劄子而後始登對諫官則不然熙寧初始詔依諫官例聽直牒閤門請對

熙寧三年制科過閤孔文仲第一呂陶亦在選中既殿試文仲陳時病語最切直呂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書第三等王禹玉陳睦覆考書第四等王荊公見之怒不樂中批出黜文仲令速發赴本任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差遣自是遂罷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

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吴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静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絶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為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為公輔是時吕文穆公家亦求姻於沂公

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爲第一晏元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富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爲盛事爲善亦安道舊名

張文節公初爲龍圖閣待制求判國子監眞宗問王魏公國子清閑無職事知白豈不長於治劇欲自便耶魏公對知白博學通曉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於進取

故爾上曰若此正好爲中執法乃命以右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景德天禧間所以名臣多也

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黄右丞履時爲侍講以王氏新説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諸臣聞之竦然

哲宗初即位契丹弔哀使入見蔡持正以契丹大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升殿驟見或懼前一日奏事

罷從容言具儀狀請上勿以為異重複數十語皆不答
徐俟語畢上曰彼亦人耳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為率多以取
則溫公自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申公亦自外同召溫
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改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
悔自以為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
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
遜而臣無愧恥也朝廷察其誠因亦除天章閣待制

考異温公與申公相友善云在朝有所為率多以取
則非也温公辭修注云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陳
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悔恨嚮者非朝
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
二則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自循省一無可取乃
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為士大
夫所羞哉辭知制誥云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
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

待制臣始自悔恨云云辭修注則引荆公辭知制誥則引申公各一時之事非有所取則也

政和末李彥章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為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莫儔榜上不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自是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為今詩乃舊科場詩耳

石林燕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石林燕語卷十

宋 葉夢得 撰

宇文紹奕 考異

蘇魏公為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即上馬乞退請致仕吕微仲語蘇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相一有人言便為不當物望豈可更辯曲直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為集禧觀使

自熙寧以來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師者蓋異恩也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為宰執者無不坐貶惟子容一人獨免

熙寧以前臺官例少貶間有責補外者多是平出未幾復召還故臺吏事去官每加謹為其治行及區處家事無不盡力近歲臺官進退既速貶責復還者無幾然吏習成風猶不敢懈開封官治事畧如外州督察按舉必繩以法往往加以笞責故府官罷吏率掉臂不顧至或

靳侮之時稱孝順御史臺忤逆開封府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為一制其辭曰或病告未寧或勤勞可眷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王冀公罷參知政事真宗眷意猶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命之時冠萊公欲抑之乃定班翰林學士之下冀公訴以為無罪而反降故復命為大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嘗任宰執者不除元豐間韓持國陳薦非執

政而除蕃宫僚之異恩也

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内侍凌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百荆公望闕拜受跪已語文炳曰安石閑居無所用即庭下發封顧使臣曰送蔣山常住置田祝延聖壽

王元之素不喜釋氏始為知制誥名振一時丁晉公孫何皆游門下元之亦極力延譽由是衆多側目有偽為元之請汰釋氏疏及何無佛論者未幾有商洛之貶歐陽文忠公丁母憂服除召還公嘗疾士大夫交通權近

至是亦有偽公乞罷斥宦官童傳播者遂出知同州會有辯其誣遂復留

紹聖間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侍從初不記省見丞相進即止蔡魯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獨徐足一拜而退當時以為得體大觀間蔡魯公在告張賔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時為學士劉德初薛肇明皆為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二人曰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閤門彈失儀皆放罪子厚語

人是日邊奏有蕃官威明阿密者當進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數而予雖覺其誤然初亦不甚着意記拜數既聞二人之言從而亦疑乃知朝謁當一意盡恭不可雜以他念也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陵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狀走府曰秀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怒即

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敵既入塞河北居民驚𩦺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時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為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晓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之

少壯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
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敵人莫測訖師退境内晏然
張乖崖再治蜀一日問其客李畋外間百姓頗相信服
否畋言相公初鎮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
情難服前末今次或恐然只這信字五年方做得成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
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几
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

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平時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襆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即解襆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卧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廛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人上以為然

包孝肅為中丞張安道為三司使攻罷之既又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肅復言其在蜀燕飲過度事改知鄭州已

而乃除孝肅遂就命歐陽文忠時為翰林學士因疏孝肅攻二人以為不可而已取之不無蹊田奪牛之意孝肅雖嘗引避而終不辭元祐間蘓子由為中丞攻罷許沖元繼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為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歐陽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風也

王繼忠真宗藩邸舊臣後為高陽關部轄咸平中與契丹戰没契丹得之不殺喜其辯慧稍見親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繼忠從行乃使通奏先導欲和

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說以成澶淵之盟繼忠是時於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録其妻子歲時待之甚厚後改姓耶律封王卒於契丹而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衆至今京師號陷蕃王太尉家

考異王繼忠為定州路副都署咸平六年戰歿此云為高陽關部轄非也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福州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為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

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益知名然烈行怪多偽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後為妻訟其不睦事為監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溫公為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嘗為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有前期誤請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在潁川

士人家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某自視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為無罪師魯葢坐擅貸官錢為部吏償債當時有惡之者遂論以贓云

吕丞相徽仲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葢以戲之徽仲終身以為恨言固不可不慎

考異直方大美之至矣何必終身為恨乎果毅當作

果藝
仁宗山陵韓魏公為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興故事或以為過蘇明允為編禮官以書責公至引宋華元厚葬事以為不臣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斂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事莫未至是否聞者無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
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約髮號額子

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遺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為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掖下與背皆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為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頭裹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為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雖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喧浮略同而不以為非

舊鳳翔郿縣出縚以緊細如箸者為貴近歲衣道服者縚以大為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腰間至五七返以真茸為之一縚有直十餘千者此何理也

趙清獻公每夜常燒天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數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為夜必裒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蒼蒼眇𡨋吾一矢區區之誠安知必能盡達姑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為耳有周竦者嘗為公門客為余言之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訖公薨卒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閭里吉凶慶弔與親識之道南京者相與蒸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薨夫

人相里氏以絶俸不能自給始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服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於濟源富人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有奇才方公始為西帥時已能佐公治軍早死其次即忠宣更叟德孺也嘗為人言純仁得吾之忠純禮得吾之正純粹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國世固知之更叟簡黙寡言笑雖家居獨坐一室

或終日不出德孺繼公帥西方為名將卒如其言云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龎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張康節公昪田樞密況出處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

也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爲帥府辟置多謫籍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纇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例皆改刺龍騎指揮故時當權者每憚公廢法建請難於盡從因戲之爲龍騎指揮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少異貴人真自有相也余為郎官時嘗遇視朔過殿有御史為巡使者法當獨立於殿廷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輙無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遥望以為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逮至殿門步行如常問之曰自不能曉但覺足弱耳其人官後亦不顯亦其相然也

崇寧中蔡魯公當國士人有陳獻利害者末云伏望閒燕特賜省覽有得之欲譏公者密摘以白上曰清閒之燕非人臣所得稱而魯公受之不以聞魯公引禮孔子閒居仲尼燕居自辨乃得釋

司馬溫公自少稱迂叟著迂書四十一篇韓魏公晚號安陽戇叟文潞公號伊叟歐陽文忠公號六一居士以琴棋書酒集古碑為五而自當其一嘗著六一居士傳蘇子瞻謫黄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

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潁濵遺老亦自為傳家有遺老齋葢元祐人至子由存者無幾矣

王禹玉作龎頴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叅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亦是一種

章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為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一日盜至不能敵遣二親校請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為請不得即密取奩中金遺二校急使逃

去二校犇南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時均已卒矣二校聞練氏在亟遣人賫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併及矣練氏返金帛不納曰為我謝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然顧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將感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子五為練氏出郇公與申公皆其後也

丁晉公初治第於東營務街楊景宗時為役兵為之運

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後以太后得官晉公謫即以其第賜之性凶悍使酒挾太后晩尤驕肆好以滑槌毆人時號楊滑槌故今猶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秖是庸人擾之始為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

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煉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

常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清澈以為學道靈感之驗令人靜極類亦有聞此聲者豈𦘕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嘗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王荆公性不善緣飾經歳不洗沐衣服雖敝亦不浣濯

與吴冲卿同為羣牧判官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荆公番號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見新衣輙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曾子先持母喪過金陵公往弔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候挾笏在旁公顧之即解易其皂帶入弔既出復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為白波輦運潞公時尚少一日嘗以事忤其父欲撻之潞公容逃去張靖父為輦運司軍曹司知其

所在迎歸使與靖同處其父求潞公月餘不得極悲思之乃徐出見因使與靖同學後因登第潞公相時擢靖爲直龍圖閣靖有吏幹翰林學士張閣其子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禀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凡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米芾詼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

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

考異據米芾所記王略帖八十二字乃是以錢十五萬得之而謝安帖六十五字則得於蔡太保也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宗入

汴仁謙出避其第為唐六宅使李賔所據賔家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賔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為相時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為太子賔客致仕云

宋元憲公嘗問蘇魏公徐鍇與鉉學問該洽畧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鍇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衆故得大其名爾元憲凡弟好論小學

得鍇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為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别之異時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自志於繫傳之末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駭動瑋嘗與客對棋軍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奕如常至於再三徐顧吏曰此吾遣使行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敵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敵牒送盜者

倂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倂盜還之敵大慚沮盜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石林燕語卷十